

## 第二回 黃員外狹路施恩 鐵國良危途遇救

詩曰：

陌路相逢便解紛，鐵威當日已蒙恩。

緣何不記援生義，逼殺芳容負世君。

且說唐玉龍帶著四名嘍囉水宿風餐，在路上非止一日，直兼程至到尖峰嶺，見峰巒聳翠，左右迴環，樹木交加，濃陰遍野。停鞭顧盼，正在得意忘懷之際，不覺馬頭一撞，把一個醉漢幾乎撞下馬來，慌得個醉漢雙手把索一抽，兩腿把馬一夾，大怒：「何處瞎眼狗徒，不識迴避。家丁與我抓下馬來，打死個狗頭。」一眾家丁正欲動手，唐玉龍大叫：「不得無禮，某不過貪看山景，偶然相撞，何得如此辱罵，復叫家丁打我，是何道理？你何人，如此逞惡？」那醉漢道：「殺你狗眼認不得新捐資政大夫，鐵威員外混名鐵太歲在此，你既無心撞我，好，下馬叩頭陪罪，我便饒你。不然，打死你個驢頭。」激得玉龍三屍神爆，五内生煙，忙跳下銀鬃馬，舒開英雄手，將鐵太歲抓落馬下，隨後眾家丁上前搶救，被四嘍囉打得東逃西跪，玉龍將鐵威他剝去衣服，捆綁樹上，拔出利刃想照胸前一划，那鐵太歲大叫「救命！」驚動一位過往客商，大叫：「壯士不可傷他性命，吾有話說。」唐玉龍回頭把那人一看，見他頭戴方巾，身穿藍袖道袍，銀面微須，約有四旬光景，馬後跟隨四個家丁，一齊前來，即忙住手。那人馬上拱手道：「請問壯士他與你何冤，你要殺他？」玉龍道：「某因探親回到此地，貪看山景，誤撞他馬，他辱罵不了，復叫家丁打我，如此狠惡之人，留他必為民害，不如殺了除卻地方大害。客官與他何親，特來救他。」

那人道：「某並非與他有親，但見人命關天，故出頭相救，望好漢恕他鹵莽，待我叫他陪罪，意下如何？倘好漢不肯饒恕，某囊中有白金三百，送交好漢，與他贖罪。」說罷叫家人呈上白金三百，唐玉龍微笑道：「某生平好打不平，無義之財素性甚鄙，客官請收回罷。既承如此諄告，某便饒恕，可惜便宜了他，你看他豬目豺聲，久必噬人，諺雲狼子野心不可改也。畜必為害，恐他日恩將仇報，孤負慈心，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，尊居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某姓黃名昌字世榮，家住在襄陽城二十里水月林，販賣綾羅為生，因催租過此，動問一聲，壯士高姓尊名？探何令親？」唐玉龍道：「以君長者，故不相瞞，某姓唐名玉龍，伯占大雁山，因過襄陽胡豹拜外祖母壽，遇此兇人，得逢長者，竊慰三生。」黃世榮道：「不揣錯愛，敢獻鄙言切思，千古綠林終須破滅，大王以萬人之勇兼係駙馬之甥，何不解甲銷兵投誠天子，做個朝廷柱石？」唐玉龍道：「娓娓名言不啻晨鐘三撞，惠教多矣，後會有期。」拱手上馬，四名嘍囉跟隨而去。黃世榮便叫家人將鐵太歲解下，與他穿好衣服。鐵太歲上前施禮叩謝活命之恩，世榮便問：「兄台高姓大名？」鐵太歲道：「某姓鐵名威字國良，捐資政大夫，頗有家資。皆因酒醉誤觸匪人，蒙兄活命，後當酬報。寒居不遠，請至奉茶。」世榮道：「賤事羈身，不敢叨擾，改日拜候。」各拱手上馬而去。世榮至家，有張氏、施氏、妾、侍女同女兒素娟、兒子貴保迎接，坐下便問員外催租如何？世榮道：「收得三百。」丫環過來收入安人臥房去。旁有丫環遞茶。茶罷，世榮講出路上救鐵太歲，遇唐玉龍事，細說一番。張氏聞得十分歎惜，便道：「員外此舉，妾心甚慰，自古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種落善根，他日兒孫藉陰，吾兒貴保你須體貼父親慈心，日後作事依他榜樣才好。」卻說貴保、素娟二人素有大才，聞母親訓誨，即說曰：「為兒遵教便是。」說話未了，僕婦擺開晚膳，夫妻姻弟一齊用膳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唐玉龍回到山寨，吩咐嘍囉以後孤單客商不許劫殺，山下居民不得擄掠，來往貨物財帛十取二三，倘敢抗違一經查出，定殺不宥。自此寨中人馬興旺，官兵不敢正覷。卻說頭目施賽全只為兵戈撩亂，與妹子失散，不知下落，告假回鄉，訪尋妹子，大王許允，拜別下山。賽全訪尋妹子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